

## ■ 军旅生涯 ■

我在空军部队时,我们的团政委是吴宝书。吴政委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上过学。1947年,他的家乡(石家庄正定县)解放时,只有17岁的他积极要求参加解放军。部队工作人员在登记名册时问他叫啥名字?他回答说没有名字。工作人员又问他小名叫什么?他说:“都叫我傻子。”又问他:“你姓啥?”他说:“姓吴。”工作人员说:“你就叫吴傻子吧。”引得在场的军民哄堂大笑,而他因为实现了参军的愿望,也跟着大笑起来。

吴宝书参军后不久,随部队南下到广西剿匪,由于人多

## 老政委二三事

枪少,一部分人领到枪支,一部分人领的却是军用锹——修战壕工具。吴宝书领到的是把军用锹。在一次追击溃逃土匪的战斗中,他跑在最前面,追上一个,砍死一个,共砍死15个土匪,其中有一个还是土匪营长。因此,他被评为战斗英雄。

在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主持人宣布:“请战斗英雄吴傻子讲话!”全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会后,师政委对他说:“你应该改个名字了,听团里领导说你没上过学,参军后喜欢读书,就叫吴宝书吧。”从此,他才有了正式的名字。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吴宝书所在的陆军部队改建为空军航空兵部队,吴宝书任团政治处干事,不久选调去空军速成中学学习2年,回部队后被任命为飞行大队副政委,1965年担任飞行团政委。这时,我因身体原因停飞,在师政治部任干事。吴政委要我回团里给他当秘书,我说:“当秘书要会写材料,我不会写材料,不是当秘书的料。”吴政委对我说:“我教你。”我心里想,你只念了两年速成中学,能写材料?一个多月后,师政委到团里参加团党委会,先要看一



吴宝书

看吴政委准备的讲话提纲。师政委看完后说:“写得不错,理论联系实际,很有说服力,字写得更是别具一格。”我们三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杨佐琪/文

## 割草买琴

1966年,我15岁,上初中一年级。那时,父母虽然都上班,但每月工资不过七八十元。而我和两个弟弟饭量大,所以每月都要买高价粮,导致家里经济紧张。

那时,我非常喜欢音乐,放学后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吹、拉、弹、唱。有人拉二胡,有人吹口琴,有人吹横笛,有人唱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我喜欢弹琴,很想有一个自己的钢琴(扒拉琴)。一把钢琴才3块多钱,可父母连这笔钱都拿不出。

为了买钢琴,我和两个弟弟商量自己挣钱。当得知煤矿收购青草(1元/100斤)喂牲口后,我们决定到乡下去割草。于是,暑假里,我和两个弟弟借了一辆排子车,到离家10多公里远的乡下去割草。我和弟弟顶着烈日割了5天青草,然后拉着排子车到煤矿去卖。5天的辛勤劳作和汗水换来了4元钱,终于买到了一把钢琴。当我们弹着自己挣钱买来的钢琴时,高兴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李湘杰/文

## ■ 记忆深处 ■

我的父亲吕国钧生于1912年农历六月二十四,逝于1946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在世只有短短的34年。

父亲出生在山海关一个望族之家,从事财务工作。他和母亲结婚后,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我幼小的心里,父亲是英俊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父亲就像山一样,让我依靠。

1938年底,父亲从天津长芦盐务局调到河南省盐务局。刚到开封的第一天,仅4个月大的我上吐下泻,父亲立刻找来医生。医生诊治后开了药,父亲赶忙给我喂药、喝水。这时,母亲也身感不适。连续几天,父亲为我们娘俩忙前忙后,直到我姥姥和小风到来。

我两岁多时,母亲怀上弟弟,行动不便,不能总陪着我。一天,我跑到厨房,摔倒在火

## ■ 图说往事 ■



## 农中教师培训班合影

1959年11月,我在石家庄平山教育局工作时,带领平山农中教师25人,参加了石家庄地区教育局在正定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农中教师培训班。

农中教师大都是当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为了提高其业务水平,每校抽调一人参训,主要学习汽车与拖拉机修理、农机修配、用电常识、畜牧兽医等。培训坚持学以致用,边讲课,边实习,大家学得很起劲,普遍学会了汽车与拖拉机简单修配、用电常识、畜牧兽医常识等,对后来的教学与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二排左一戴帽子的为本文作者。

范文杰/文并供图

## 一次车祸

1959年,我从石家庄市前太保村小学考入石家庄市15中学。这年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到新中国电影院看电影《风筝》。看完电影后,我们村里的几个同学又相约去澡堂洗澡。洗完澡后,天已不早了,我们就一块往家走。

当我们几人走到一座小桥上时,对面开过来一辆救护车。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雪,路面很滑,桥上边又铺有石块,汽车一颠簸,失去控制,冲着

我们几个人就开了过来。我们几个被撞倒桥下边,汽车则被一棵树挡住,才没有对我们造成更大的伤害。周云山同学被撞得最严重,被汽车拉到医院救治,我们几个相互搀扶着回了家。

第二天到学校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班主任耿老师。耿老师马上向校长作了汇报,又赶到我村看望同学们,接着又到救护车所属医院,同医院协商如何处理此事。

敦振中/文

## 在父爱的甘露中成长

炉旁,脸上碰了一个大口子,哇哇大哭。父亲刚下班回家,立刻抱我到医院,找到医生给我治疗。不久,伤口愈合,可是留下了疤痕。医生说:大人用舌头舔伤口处,疤会慢慢平整。于是,父亲每天下班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舔伤,一个多月后,疤痕就不显了。

我3岁时,把厨房的一个瓷面盆打碎了。小风来收拾面盆时,我转身跑到厕所,拿起桶刷刷起了尿桶。小风追来后,我又拿着桶跑到厨房要刷锅。母亲见状举手要打我,正巧父亲进家。父亲说:“这是孩子在学干活呀!我们要鼓励孩子,只是要教给她怎么做就行了。”

1945年春节后,父亲被调到辽宁省盐务局,我们一家6口人住在沈阳小转盘。一天,母亲生好炉子,去外面买吃

的。我们姐弟四个等了许久,才见母亲买来高粱米、大白菜和土豆,一下子都没了胃口。父亲下班回家,知道我带头不好好吃饭,便对我说:“沈阳条件是差,可你是姐姐,要给弟弟们做榜样呀!”我当时只有7岁,还是个孩子,可我听懂了父亲的用意。从此,我开始带着弟弟们吃高粱米饭。

整个冬天,沈阳冰雪不化,我家屋檐下挂着大大的冰柱。开春后,一天,父亲对我说:“我给你找到一个小学,条件不太好,只能在院子里上课。你虽是女孩子,我给你起名‘万里’,对你的期望很大。你明白我的用意吗?”我含泪点点头。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上学了。我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换来父亲的笑脸。

1946年农历六月初八晚

上,父亲加班后顶着暴雨回到家里,母亲立刻给父亲喝了姜糖水。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父亲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母亲便陪父亲到医院看病,父亲被确诊为伤寒病。入院后,父亲病情加重。农历六月二十四,母亲把我们姐弟四个带到病床前。当时我8岁、大弟6岁、二弟4岁、最小的弟弟还不足两岁。父亲挨个摸了摸我们的头,拉着我们的手。我立刻上前贴近父亲,但只能听见微弱的声音。突然,父亲的嘴不动了,手松开了,我意识到父亲离开我们了,便紧紧抱着父亲大哭。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父亲的血,是他给我指明了方向,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活在世上的意义。多年来,我一直不懈努力,以告慰天堂里的父亲。

吕万里/文

## ■ 朝花夕拾 ■

## 半块饼子

抗战胜利前夕,我的家乡沧州东光县南霞口村仍被日本鬼子占据。村里设有据点,驻有伪军,离村子1里远的火车站就有碉堡,驻扎着一个日本鬼子中队。

1945年2月9日(腊月二十七),是我们村最后一个年集。日本鬼子为了筹备过年吃的食品,到集上抢夺蔬菜、肉,稍有不满意就大打出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着小贩们乱比划,闹得集市大乱,人心惶惶。驻扎在附近村里的八路军闻讯赶来向敌人开火,战斗十分激烈,有几个鬼子被打死打伤,鬼子一边还击一边仓皇撤了回去。

战斗中,一名八路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战斗结束后,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全村人都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因为大家看到,寒冬腊月,烈士身穿破棉袄,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遗物,只有半块红高粱饼子揣在怀里,鲜血染红了那块饼子。人们恸哭流涕,掩埋了这位无名烈士。

匡淑梅 崔俊权/文

## 村口听书

我上初中时,村里安装了广播喇叭,每天转播评书。喇叭绑在村口的树上,就在我家对面,天气没风或刮南风时,站在家门口就可听到广播,但刮北风时,站在家门口就听不见了,只能站到村口去听。

从喇叭里听的第一部评书是刘兰芳讲的《岳飞传》。为了能连续听这部书,我没少吃苦。《岳飞传》从9月开播,每晚六点半播出,连续播了4个多月。秋高气爽时,听评书十分酣畅爽快,但入冬后,几乎天天刮北风,只好站到村口去听。晚上六点多,天又黑又冷,在北风中站上半小时,冻得浑身打战,耳朵又麻又胀。见我为听评书冻成这样,父母既心疼又生气,不许我再去听。我就软磨硬泡,又哭又闹,最后奶奶发话,就在家门口听,但这样根本听不清楚。后来又让我待在家里,打开窗户伸出头去听,可数九寒天敞开窗,家里人受不了,就只好又让我去村口听。可临近春节,村里停电3天,我听不到评书,真像是百爪挠心,吃不香、睡不好。

后来,这事被老师知道了,他没有批评我,而是把他的《说岳全传》借给我。读过书预先知道了故事情节,再去听评书印象就更深刻了。

周铁钧/文

